

陈丹江
著



知道你在想

ZHIDAONIZAI XIANG SHENME

什么

吉林人民出版社

陈丹江◎著



知道你在 想什么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知道你在想什么

著 者:陈丹江

责任编辑:吴兰萍 wlp818@sina.com

封面设计:潘 烽

责任校对:凤利鑫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710

印 刷:吉林市凤凰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375 字 数:218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253-8/1·313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长江无尽 后浪可期

——序陈丹江中短篇小说集《知道你在想什么》

温 洪

与丹江相识实属偶然。

十多年前我在刚刚创刊的《中国化工》杂志任副主编时，有一次到襄樊参加湖北省的通联工作会议。丹江属于温文儒雅而不事张扬的一个，但在一大群企业通讯员中他的文名已很有些鹤立鸡群的样子。这是我们的初识，也是记忆中惟一一次的见面。那以后多年，他在省内声名渐起，而我却几乎与他断了任何形式的联系。直到1997年中国化工作协成立，我陪中国作家协会

领导和一批国内知名作家赴吉化创作基地举行揭牌仪式。

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揭牌仪式过后与吉化公司领导会晤及与工人劳模的座谈，与吉化新老作者的聚会及长白山的采风，工业与文学的碰撞如此动人心弦，以致如泻的话题与不绝的兴致竟使并不年轻的一群夜不能寐。就在那些深夜聚谈的日子里，在吉化外招和长白山脚下林深树密的圆木小屋，有一个名字被那些在文学领域浸淫一生的老作家和权威评论家们时时提起，那便是陈丹江及他的中篇小说《后勤厂长》。那时是为了向中国作家界的领导和耆宿推介中国化工作家协会，而将中化作协与吉化文联合办的文学刊物《化苑》送了他们每人一本。而在那一期《化苑》上，刚好刊登了陈丹江的这一部小说。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一位绝对业余的作者，竟然得到了这一群绝对权威的专家一致的好评。

我于是有了必须与陈丹江建立联系的理由。而那以后不久，为了更好地生存和更便利地开展工作，中化作协设立了四个分会，陈丹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小说分会的会长。

那时候的丹江小说创作水平并未达到炉火纯青。之所以成为业内小说界的领袖，是因为时任副厂长而更有条件为业内小说作者提供服务的缘故。丹江果然不负众望，其后在组织活动以及编撰结集等行业内文学事业的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难忘那一次中化作协小说分会与《芳草》杂志合办的笔会。在中国文学刊物“四小名旦”之一的《芳草》副主编及责任编辑们与化工企业小说作者难得的面对面沟通之余，我们一行三四十人有一次神农架“探险”活动。我说“探险”，有一种特定的含义。那一天不巧下了大雨，大巴车好不容易哮喘着挨到山顶，却因大雨滂沱根本无法下车。有三两不甘心者，撑着雨具闯入雨幕之中去“抢镜头”，几分钟后便不得不投降而归。于是只好无果而终。却没想到，真正的险境还在后头。半

山之中烟雾弥漫，能见度几乎只有一两米的样子。右侧峭壁笔直地壁立着，而左侧渊深不见底。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大巴车时时熄火，司机隔几分钟就要掀开车内的盖子，在这里那里修修或者干脆踹上两脚。车内的空气渐渐紧张，而人们的担忧情绪和七嘴八舌的建议会干扰司机的判断。我于是撕碎矜持，跳来自告奋勇地表演节目，竭尽全力去调动每个人的表演兴趣。当我们长达几小时始终欢歌笑语不断地闯到了山脚下的一马平川之时，我擦了一把冷汗，由衷地说要给这部“快乐老爷车”作传。而丹江却挂着一脸尴尬的笑容，解释说厂里买了一部新车，只因没有1万多元去上牌照，在库里已经搁了一年多了；这部“老爷车”早已报废多年，却一直不能真正退役；为了这次会议，他想了许多办法，最终还是勉强用它，真没想到天气和路况造成如此之险……

那时他的职务是后勤副厂长，车子之类的有关事务似乎正该他管。企业窘况如此，对他的《后勤厂长》中的种种描述，刚好成为一个生动的印证。而在如此窘况之中对行业文学活动的支持，尤显得弥足珍贵。

我后来知道，《后勤厂长》其实是丹江的第一部中篇小说。1996年，刚刚就任后勤厂长仅仅半年，他就对所在企业这一类渐呈衰败之势的国企产生了深刻的感触。那以前长长的十年，他因酷爱小说作品而订阅《小说月报》不辍，小说的结构与小说的语言早在不知不觉之中融入了他的血液。当繁琐庞杂的后勤事务之余夜深人静之时一气呵成的《后勤厂长》交给自己的一位同学之时，丹江对自己这个“头生子”的认知尚不能产生完全的自信。而在湖北省的文学刊物《清江》发表之后交《化苑》再发，纯粹是为了“赚几个稿费”。他那时没有想到，由此引发的一个机缘，会改变他后半生的轨迹。那以后，他的小说创作呈一发不可收之势，短短的几年便可结集成书了；而他的企业却也终于未免破产的命运，他则由一个企业的负责

人变成了专业的文学组织者和创作者。

作为在国企工作多年而解读国企矛盾颇深的实践家，丹江的这一份生活底子是他的一笔财富。而他的小说作品，涉及这部分内容的描述则显得真实、细腻而厚重。《后勤厂长》以一堆“鸡毛蒜皮”式的事务性工作反映了国企运作模式的弊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刻划了处于颓势中的企业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讨债》，则从一个营销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的“实习生活”出发，描绘了国企独特的“三角债”现象。他因初出茅庐，而不谙营销当中那些所谓的“诀窍”，一颗纯洁的灵魂与社会上日积月累的腐败进行了激烈的碰撞。那碰撞的结果，维持了人的尊严和良知的胜利，从而给人们留下了希望也留下了沉重而深刻的思考。

与这些国企题材的小说作品比较，丹江的农村题材作品显得更加成熟老道。曾经因为父亲的牵连而在幼年和青年时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丹江，对于乡土的认知已经打上了永久的生命烙印。后来，已经在大型国企当了中层干部的丹江又有两年挂职去当科技副镇长的经历，对地方基层政权和农村农民问题更有了入木三分的体验。这部小说集的第一部中篇《桃花盛开的季节》，刻画了一个不贪钱财只贪政绩的县长。他为了政绩而大办桃花节，因此损农坑农而不自知。由于现实当中这样的“贪”官危害更大，小说塑造的这一个典型就具有了很强的警示意义。在短篇小说《上访事件》之中，更有一个可悲可歌的典型形象。村长为了阻止村民上访，竟然不得不假称自己的老爹死亡，趁夜将老父送出村子藏起来，然后清晨报丧留住已群情鼎沸聚集待发的村民。如此无奈又如此惨烈，掩卷而默，真真令人无语。与丹江谈论他的创作背景，他谈到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领导下去检查积肥，各村各乡都把肥堆摆在领导车行的路边，等领导检查完了又费力地移回到很远的地里；还有计划生育，执行得五花八门，也有许多无奈

的尴尬。于是他有叹息：这也打假那也打假，在农村基层，就连政策都有繁重的打假任务呢！

丹江就是这样，不仅善于观察、勤于思考，而且能够随时把生活中的所察所思结构到小说当中。我有这样一次亲历：笔会时几位朋友秉烛夜话，一位朋友偶然聊起年轻时的一次送礼。散会似乎没有几天，短篇小说《牛阿奎送礼记》就正式刊发了；那一篇《虎鞭之谜》，也不过是另一次笔会时听当地文友谈到的几句简单的故事。用丹江自己的话说，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有人物原型或者有个传闻提供的“故事核”。至于完成作品所需要的丰满的血肉、真实生动的细节和深刻的内涵，则只能靠作者日渐深厚的功力了。

2004年5月于北京·六铺炕

目 录



目
录

- 长江无尽 后浪可期 温 洪
——序陈丹江中短篇小说集《知道你在
想什么》
- 001 桃花盛开的季节
035 后勤厂长
072 “右派”父亲
112 讨债
141 为自己买份保险
162 知道你在想什么
184 虎鞭之谜
205 送礼
218 秋天之约
230 乡长
236 上访事件
243 酒祸

001

| | |
|-----|---------|
| 247 | 短信故事 |
| 250 | 钥匙 |
| 252 | 美丽的谎言 |
| 256 | 遭遇金钱 |
| 258 | 一束红玫瑰 |
| 261 | 不请自到的客人 |
| 265 | 古玩家 |
| 268 | 杀狗 |
| 271 | 水货 |
| 274 | 考职称 |
| 276 | 文凭 |
| 279 | 香蕉皮 |
| 283 | 无言的结局 |
| 286 | 后记 |

桃花盛开的季节

一

万桃县首届桃花节离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县长郑光辉像是在指挥着一场重大战役，踌躇满志地运筹着这万桃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次盛会。

郑光辉给组委会打电话，严厉督促了一遍正在兴建的万人礼堂的进度，便叫了一声：“小周，备车，去桃源。”

秘书周小国备好车，又给桃源乡乡长赵一平打了电话，通报了郑县长要去他们那里的消息。

郑光辉坐在车上，问周小国道：“小周，鹿山那边又有什么新的动静没有？”

周小国知道郑光辉对鹿山盯得紧，因此，平时十分注意掌握鹿山县的动态，特别是鹿山搞的那个“孟浩然文化节”的进展情况及各方反映。周小国更清楚此时郑光辉询问鹿山的“动静”其实就是指鹿山那边办文化节的进展情况。

周小国告诉郑光辉道：“听说那边请了几个国内的大腕歌星，每人开价都在好几十万元。”

郑光辉心里暗暗吃了一惊，骂了一声：“这个‘马屁精’，还真的赌上了。”

郑光辉骂的“马屁精”叫马沁，是鹿山县县长，郑光辉在省党校时的同学。

县城离桃源乡有二十公里的路程，郑光辉过去没少去。以往去时不觉一会就到了，可是今天郑光辉却感到桑塔纳颠簸得厉害。郑光辉叫司机小刘停车，下了车，看了看路面，眉头便紧锁了起来。按说这条沥青路重修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是专为桃花节修建的。为修这条路，郑光辉咬着牙从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县财政拨出了200万元专款。可是节还没过，路面已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郑光辉气得满脸铁青，操起手机就拨了交通局长王胖子的电话，吼道：“王胖子，你把老子的二百万都花到哪里去了？”电话那头王胖子被郑光辉突如其来的责问搞得一头雾水，吞吞吐吐地答道：“郑县长，这二百万都花到路上了啊。”郑光辉不听王胖子在电话那头的解释，语气愈加严厉地命令王胖子务必在二十分钟赶到现场。

周小国见郑光辉这回真的动了气，正不知如何劝慰几句，这时赵一平打来电话问郑县长现在到了哪里，说他们乡的几位领导正在桃园里等着郑县长呢。周小国就小心翼翼地把赵一平电话的意思说了。郑光辉说道：叫他们多等一会吧，不把路的问题解决好，桃花节还开个什么劲？周小国心里明白郑光辉其实是在和马沁较劲，就不便再说什么，耐心地陪着郑光辉等王胖子的到来。

王胖子这会还真利索，不一会儿，县城朝桃源方向就扬起了一阵尘土，王胖子的小车像是大浪里的一艘小汽艇，晃

晃悠悠地就过来了。车还未停稳，王胖子就窜出了车门，急忙向郑光辉汇报修路情况。

王胖子大名叫王朝山，因人生得矮胖，不知从何时起，人们都叫他王胖子。渐渐地，王朝山三个字反而被万桃人淡忘了。王胖子毕恭毕敬地向郑光辉汇报道：“郑县长，这个情况我当时就向您汇报过，要彻底修好这段路，预算资金得四百万，可县里只拿了一半。我们知道县里资金也紧张，为办桃花节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于是我们就只好看菜下饭。这段路的两头我们是严格按标准修的，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中间这一段就马虎些。按说这段路单跑些我们万桃县农民的拖拉机也是没有问题的，可狗日的往鹿山化工工业园跑的那些大货车，超载厉害，这路就是被它们压坏的。这，郑县长你可得想想办法啊！”

万桃县和鹿山县历史上曾是一个县，后来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分成了现在的两个县，因此，地界搭着地界，田埂连着田埂，两县百姓还觉得他们是一家人，很多时候是不分彼此的。可是，百姓不分，领导不能不分。

王胖子的汇报恰到好处，既为自己开脱了责任，又把皮球推给了县长，可谓一举两得。但王胖子的话到底把郑光辉说醒了一些，他一想，是啊，这条路也通他马沁的化工工业园，并且还主要是跑着他鹿山的汽车，这路也是他们给压坏的，他们凭什么不该拿些钱，不行，得找马沁算这笔账。

听完王胖子的汇报，郑光辉矜持地挥了挥手，示意王胖子可以回去了，王胖子才如释重负地打道回府了。

郑光辉把找马沁算账的想法装在了心里，并没有流露出来。

郑光辉上了车，桑塔纳又开始往前行。当郑光辉再看到迎面驶来的一辆辆大货车，心里就有了恨恨的感觉。快到桃

源乡时，郑光辉注意到马路果然平坦起来，看来，钱花到哪里哪里光溜。

万桃县的万亩桃园就在桃源乡，号称万亩，其实也就不到六千亩的样子。走近桃源乡，远远望着那郁郁葱葱，花蕊点点的桃树，郑光辉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愉快起来。万桃县的百姓历史上素有种桃的光荣传统，万桃县的桃个大，味道酸中带甜，早有“万县的桃，鹿山的窑”之说。郑光辉到万桃走马上任三年来，借势大抓桃园经济，搞桃园产业化，还出了不少经验。郑光辉下一步的想法，还要进一步扩大万桃县的种桃面积，使整个万桃县变成桃花的海洋，变成真正的世外桃园。这一次的桃花节一定要办出气势来，通过桃花节，使万桃县的桃名扬中国，走向世界。

赵一平等桃源乡政府领导已在路旁恭候着郑光辉。见郑光辉的车子开了过来，便热情地迎上前，簇拥着郑光辉和周小国向桃林走去。郑光辉看着桃树上那满树烂漫的含苞欲放的粉红色花蕾，感到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他便情不自禁的作了一个深呼吸。可是，这一吸，却使郑光辉感到空气中不仅有甜甜的花粉味，还似乎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令人窒息的刺鼻味。

郑光辉禁不住皱起了鼻子，扭头四下张望着，想寻找到这怪怪的气味究竟来自何处。周小国明白了郑光辉的意思，就问赵一平道：“赵乡长，这空气里好像有股怪味，不知何故？”赵一平这才看出郑县长环顾左右而言它的疑惑，忙向郑光辉汇报道：“郑县长，你闻到的是股臭皮蛋味吧？我们已是久闻不知其臭了。这气味来自桃园对面鹿山的化工工业园，是他们工业园排出的废气在污染我们，我们的桃农们意见大了。”

郑光辉站在公路边上，朝桃园对面的鹿山化工工业园望

去，果然高耸的烟筒里冒着股股黄烟，经风一吹，全部飘向了桃园这边。

郑光辉心里又为马沁记下了一笔账，但表面若无其事的样子，马上又和赵一平他们谈笑风生起来。突然，郑光辉发现主管技术的吴雯副乡长没在，就问赵一平：“吴雯哪里去了？”赵一平疑惑地望了一眼周小国，意思是这事郑县长还不知道吗？周小国悄悄向赵一平使了一个眼色，赵一平便明白了意思，就遮掩着说：“吴雯今天正巧到县上办事去了。”

吴雯是前年从农大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郑光辉千方百计作为人才挖到了县上，先是在县农委当一般干部，去年，郑光辉就把吴雯放到桃源乡当副乡长，期望她能用学到的知识，为万桃县的桃园经济作做贡献。

郑光辉似乎还要问些什么，这时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长志兴冲冲地赶了过来。赵长志听说郑光辉到桃源来了，就急忙赶了过来。赵一平一看表，已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就领着郑光辉一行到乡政府就餐去了。

二

万桃县的“桃花节”和鹿山县的“孟浩然文化节”都定在三月十八日同一天开幕，这个时间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眼下，各地都兴起了一股办“节”办“会”风，美其名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股风自然也影响到了万桃和鹿山所在的同江市。鹿山的马沁鬼精鬼精的，似乎嗅到了什么气味，于是发动全县的文化人拼命寻找本县的文化遗产，最后，县档案馆的一个学究从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中，终于找到了一个依据：据县志记载，开元十二年到十六年间，孟

浩然的一段漫游时期，曾路过鹿山境内，在现今的县城东南十五里处的鹿山遗址逗留过三天，还赋诗一首。得到这个线索，马沁如获至宝，连夜召开紧急常委会，统一思想，于是就定下了举办鹿山县“孟浩然文化节”的重大举措。

鹿山要举办“孟浩然文化节”的消息传到万桃后，郑光辉马上坐不住了。郑光辉绝不会任马沁出尽风头。他知道万桃县历史上找不出什么名人，和古代文化沾不上边，但万桃县满山遍地的桃树桃花可是一笔难得的资源，这何尝不是难得的桃文化。于是，就定下了举办首届万桃县“桃花节”的决定。由于桃花一年一度的盛开期正好是在三月十八日左右，万桃县的首届桃花节开幕时间自然就定在了三月十八日。消息传到鹿山县，马沁把原本定在五月份的“孟浩然文化节”也改在三月十八日，意在和郑光辉一比高下。

郑光辉和马沁之所以如此较劲，两县的民间有两个版本：一是说两县的一把手县委书记都进了中央党校学习，现在恰是他们施展才华的绝好机会，没有了任何羁绊，是为下一步接替一把手做铺垫。还有一个说法是同江市政府班子马上要进行换届，有一个副市长的空缺，上面放出风来，要从现任县长中选拔一名上来。由此看来，无论哪一个版本，都说明办好各自的“节”是与他们个人的政治前途密不可分的。

郑光辉从桃源乡回到县政府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给马沁打电话，说了马路的事，郑光辉对着电话另一头的马沁戏谑地说道：“老同学，我们万桃修的路，你鹿山的车跑得倒是欢团，你就不怕走路摔跤啊。”哪知马沁却不认这壶酒钱，对郑光辉说道：“我鹿山的车每年可是向国家交足了养路费的，朝哪里跑那是司机的自由，你郑光辉可不要吃辣萝卜操心哟！”郑光辉正式向马沁提出要鹿山掏二百万把中

间那段路修一下。马沁却说鹿山还正想找你们万桃借点钱呢。郑光辉说你马沁有钱请大腕难道就没钱修路？马沁说请大腕不假，那可是政府请客，百姓自己买单，请大腕的钱是靠门票收入支付的。

郑光辉和马沁打了半天嘴仗，无半点收获，他想让马沁拿点钱的计划落空了。可这段路马沁可以不管，他郑光辉却不能不管。这段路是从县城通往万亩桃园的必经之地，不修好，桃花节那天，他郑光辉在海内外来宾面前丢不起人。因此，这段路就成了郑光辉的一块心病。郑光辉对马沁的态度既恨得咬牙又无可奈何，情急之下，郑光辉想出了一个主意，忙让周小国找来王胖子，把意见跟王胖子说了。王胖子说郑县长这主意好是好，可万一有人告到上面去，会不会说我们是乱收费。郑光辉对王胖子说，出了事有政府顶着，你只管照办就是了。应王胖子的要求，郑光辉又给建行张行长打电话说了贷款修路的事。

第二天，通往桃源乡的路口冒出了一个收费站，上书“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八个大字，把鹿山的货车司机们一个个收得龇牙咧嘴，但路也确实开始修了起来。

赵一平给郑光辉打了一个电话，说报告郑县长一个情况，根据今年气温偏高的反常现象，今年桃花盛开的花期要提前十天左右，因此，他建议县里可否将桃花节开幕的时间提前几天。郑光辉一听气得像弹簧一样一下子从座椅上跳了起来，冲着赵一平吼道：“赵一平，你开什么玩笑，这日期是早向外宣布了的，哪能说改就改？”

赵一平委屈地说：“我哪敢跟县长开这个玩笑，这是桃花在跟我们开玩笑，是天气在跟桃花开……玩笑呢。”

郑光辉急了，说：“赵一平，别的我不管，你必须想办法让桃花听话，按我们的时间要求开花。说完，郑光辉就挂